論語經正録

論語經正錄

湘潭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朱子語類義剛錄　德與政非兩事以德爲本則能使民歸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

又時舉錄　問爲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非彊率之須知未爲政前有是德

又銖錄　爲政以德非欲以德去爲政亦非塊然全無所作爲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在德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爲但人所以歸

往乃以其德目故不待作爲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極也

又子蒙錄 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外面如此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爲德也

又義剛錄 問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爲政自是人服所謂無爲非盡廢許多簿書之類但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用力教其來服

又銖錄 極星亦微轉衹是不離其所晉志云北極五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北辰之爲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取譬者亦可見矣

金仁山曰集注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其後改此爲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心

而不失也蓋道固人心所同有而人鮮可謂之有德者或暫悟而不能存之於心或徒知而不能體之於身是又皆失之矣所以不足謂之德也

趙鐵峰惪曰樂記德者得也又鄉飲酒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之於身也集注舊說行道而有得於身後以身作心蓋以德字從心其義尤切

張楊園曰薛文清公云惡行可悔則德進矣此語非今人所知今人說德祇說此理得之於心而已誰復說到行朱子明言行道而有得於心

又曰或疑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義曰仁義禮智根於心爲有得見諸言語行事之實惡不合乎天理之當

然而可爲人之所共由之爲行道本乎無聲無臭而達之人倫庶物有諸中形諸外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若不從行道上見何從而見其有得然同一行道也有得於心與無得於心者氣象自遠不同此誠僞王霸之所由分也

張孝先曰仁義禮智之性謂之四德此天之所以賦於人者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亦謂之德此人之所以全乎天者也

王船山曰天樞之於天原無異體天之運行一氣俱轉初不與樞相脫既與同體動則俱動特二十八宿三垣在廣處動北辰在微處動其動不可見耳夫子將此擬爲政以德者之治象取類不虛爲政以德而

云不動云無為言其不恃賞勸刑威而民自正也蓋以施於民者言而非以君德言也若夫德之非無為則與北辰之非不動均也程子云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朱子云則無為而天下歸之無為者治象也非德體也動於微而不動於顯德微政顯動於獨而不動於眾北辰之與君德合者慎動以不息而已矣極論此章亦不過大學以修身為本之意孟子至誠動物之旨而特推上下理氣感通之機以顯其象於天見為理之不可易者而已若更於德之上加一無為以為化本則已淫入於老氏無為自正之旨抑於北辰立一不動之義既於天象不合且陷入於老氏輕為重君靜為躁根之說豪釐千里其可謬歟

汪雙池曰夫子是欲人正人以德非敎人無爲北辰居其所無爲之象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卽無爲而天下歸之蓋北辰不動而天之所以動者皆由北辰斡運正天子建極而四方成化之象其實北辰何嘗不動但動祇在此處旋轉不息而又不移所在故能運動周天正猶君子修德至誠無息之實而北辰無星其斡運處人不得而見是亦篤恭不顯矣

雷介菴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呂覽有始篇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天極卽北極也極星卽天官書所謂中宮天極星也其星有五第二最明者爲太乙常居第五爲天樞去北極最近古法謂去極一度餘宋淸臺法謂去極四度半此五星仍皆運轉卽北

極亦非不運動但居其所而不移耳猶之聖人治天
下但見其垂衣裳而天下治不知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其勞心者無已時也朱人以磨心車轂譬北
辰非是磨心與磨上之運轉者不屬車轂與車輪之
運轉者不屬且磨心車轂亦不動矣與爲字以字及
北辰之象皆不合古人惟以樞取譬最爲切合蓋樞
在受樞處與扉扇一同運轉但居其所而不移耳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朱子語類道夫錄 蓋謂三百篇詩所美者皆可以爲法
所刺者皆可以爲戒使讀之者思無邪也祇是要正
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祇一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
篇有一思無邪

又胡泳錄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

朱子論語或問曰或謂詩三百篇雖有美惡怨刺之不同然皆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此其所以爲思無邪者歟曰此詩序之言也夫變風鄭衛之詩發乎情則有矣而其不止乎禮義者亦豈少哉曰然則夫子刪詩何取於此而不之去也曰夫子之存之也特以見夫一時之事四方之俗使讀者攷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焉爾非盡以爲合於禮義而使人法之也曰是亦安知其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爲此之人故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爲正乎曰

詩雖或主於譎諫然其譏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挨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媟慢刻薄之流而先得辠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爾哉曰然則詩之不正者多矣又可以思無邪之言而盡斷之邪曰聖人之意固將使人攻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爾非欲使人習焉而效其所爲也則其爲義夫亦豈不卒歸於思無邪之一言邪或又曰然則思無邪之一言者其讀詩之法邪曰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非謂是也然誠能是也則治心修身讀書窮理無適而不可又豈但讀詩

之泆而已哉

許敬菴孚遠曰風俗邪先王爲政令以防之行事邪先王爲禮制以一之至於恩藏於微眇非政令禁制所可及則釆集詩歌使之一唱三歎以興起其勸懲之念而歸於正葢思者聲詩所由起也以其出於人之思者入於人之思自易爲功耳直向人一點靈源中激發感動潛移默奪轉來

汪雙池曰此明先王以詩垂敎之意示人學詩之道也葢聖人載籍文章惡非所以約人此心使得其正而感善懲惡之用惟詩尤著故夫子於詩發之

李厚菴光地曰舊說謂三百篇皆賢人所作而可以被之絃歌薦之鬼神用之賓客其釋義也非美則刺

蓋如風詩鄭衛之國則以其淫亂之言爲譏它人之作似皆因夫子此章而遷就其說者呂伯恭實主斯義故謂鄭聲淫者其聲淫非詩淫也雅樂鄭聲以聲樂別而非以詩別也間有淫詩譏淫者而非自爲淫也朱子以爲不然故謂雅鄭之別雅卽大小雅也鄭卽鄭風也詩與樂相爲首尾未有詩不淫而聲淫者桑中溱洧諸篇自比於亂而設淫辭首末無所謂諷一者豈端士正人之所肯作夫子所謂思無邪者蓋言詩之爲教使人如此非必其言粹然一出於正也許白雲曰集注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謂人心思無少邪僻又無間斷乃是誠也蓋誠是實理在人則爲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

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既示人以此一言之義又勉人以用功之標的故朱子極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朱子語類恪錄聖人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爲天下何曾廢刑政

又賀孫錄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爲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又炎錄禮便自有中制賢者可俯而就之不肖者可企

而及之

又錄子蒙 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

黃勉齋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為不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教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從以政刑彊之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邪

孫夏峰奇逢曰聖人治天下何嘗廢政刑則政刑亦救時之用若夫以德以禮則所重在風俗所惜在性情所責備者君身所愛護者元氣區區有恥何足以

言之

黃薇香曰有恥且格者道德則以誠相感民以誠應禮亦本人心之當然而節制之也專尙政刑者以詐欺民民應以詐矣以威脅民民亦巧避威矣此王霸之分也蘚氏讀書錄云所謂王道者自一心一身刑于妻子達之家國天下初無內外隱顯遠近之間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可語王道謂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則假夫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判然不相須矣

又曰此所謂德以躬行無虧言左傳所謂太上立德也禮者制度之顯著於行事秩然不可變亂者也民之貪邪侈僭由於不知足而禮之等賢賤辨長幼者

俾惕於分之不敢踰民之畔離悖逆由於不相愛而禮之重睦紀聯族黨者俾感於情之所難已感於情而仁慈之德廣惕於分而敬讓之德昭禮之輔德而行者如此昔漢文帝有恭儉之德而禮多所闕俗乃大不敬至匹等至冒上俗吏恬不知怪賈子言之漢宣帝綜核名實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理義科指可通行獨設刑法以守之弊至於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无極王子陽言之史記禮書言周衰禮廢大小相踰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又言子夏初學聖門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

俗者凡若此可以明禮教不興之害矣大小戴禮言
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
徙善遠辠而不自知又言淫禁於已然之後而禮化
於將然之前則禮教之修爲要也或曰禮有不能齊
者能不以刑齊之乎曰以禮爲先王驅率之術必用
刑以督責之者申韓之不知禮也禮原於人情之所
安而小大由之禮教行而刑可幾於措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朱子語類廣錄問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心專一向
此道理否曰志是心之擬處故醫家謂志屬腎今學
者誰不爲學祇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

則如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
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
又錄炎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
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
又錄子蒙三十而立者卓然有立不爲它物移動任是
說虛說空說功說利都搖動不得以至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又錄時舉不惑是隨事物見此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
是知此道理所以然凡事事物物見其本原一线來
處便是天命
又錄南升問四十而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皆曉之
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是天道流行賦與萬物在人則

所受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知之無不盡曰天命賦與萬物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祇是一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

又錄（子蒙） 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為之知天命者謂因何教我如此不如此不得是如何覺得皆天命天理

又錄（胡泳） 程子謂知天命為思而得耳順為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皆盡見得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無道理者亦見其是如何背馳如何欠闕此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無不見矣

又錄（一之） 聽最是人所不著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

國英錄

不然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

又（榦錄）問所學者是格物至平天下之事而立至不踰矩是進學節次否曰然

又（賀孫錄）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於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

又（道夫錄）聖人亦略有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亦是衆人知學時及立與不惑亦有迹相似若指定謂聖人必如此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祇脫空說亦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之事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所謂立者何也曰自志乎學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塙然堅固物

莫能搖也所謂不惑者何也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也所謂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充積十年所知益精所見益徹而至於是也蓋天道運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无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曰然則程子之直以窮理盡性言之何也曰程子之意蓋以理也性也命也初非二物而有是言耳夫三者固非二物然隨其所在而言則亦不能無小分別蓋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

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也自天命
者而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者而觀之
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所謂耳順何也曰其義
則程子張子言之詳矣其序則自知天命又加十年
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葢其德盛仁熟而幾
於化也然程子之意主於貫通張子之意主於神速
而程子最後一說又與張子相似葢義不害於兩通
也其曰不思而得者引據尤精從心所欲不踰矩何
也曰此聖人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間
而然也自耳順及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
到如春融凍釋葢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
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爲終也

焦廣期曰聖人所謂志學便是全副精神貫注在學有不容一息間者卽此是生知安行卽此是全體不息而聖人則不自知不以自居也所以謂之謙辭

陳安卿淳曰凡於事事物物之所當然大如君當止仁臣當止敬父當止慈子當止孝之類小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視當思明聽當思聰之類皆洞識其綱條品節之實而一無所疑至此則豁然如大明中觀萬象所知者益明而無所事乎守矣

黃薇香曰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權也達權而理無所蔽聖人之本原具矣

孫夏峰曰孫文忠云知天命在五倫上如古人五十

服官政須閱盡五倫天命方不遺漏耳順者言下立破無處非天命也從心不踰則更歒矣統體皆天命之流行

王船山曰至於五十而始知夫理之必於此者人所當然也而實天也性所自具也而實命也天以此理而爲天即以此理而爲命天以此爲命而吾之所志所立所不惑者固皆因乎健順化生品物流行之實而非但循人事之當然乃所以爲人事之當然也

彭魯岡大壽曰何謂耳順聲一入耳即順應而無違如舜聞衢陶之言即誠信而喜孔子聞廄焚即問人不問馬俱未著想

刁蒙吉曰矩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以其範圍天下

而不過則為矩矩所以為方引繩切墨毫釐錙銖之或爽也在賢人則擬議而合在聖人則從容而中節者心之所之惟是學今也心之所之便是矩矣故曰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也
張揚園曰問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何順氣象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是從心所欲不踰矩氣象
陸桴亭世儀曰有以心與理分而言者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也有以心與理合而言者仁人心也是也究之心與理亦不一人自不能使之一耳能從心不踰矩則心與理一矣
李厚菴曰凡人見理既明心之所欲如此到行事時

有幾微未能相應便是未能從心所欲而不免於踰矩聖人固不應有此然其檢察之密謙虛之誠必有獨覺而人不及知者雖其辭益卑而無害其爲聖修之極致也

夏用九錫疇曰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何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也所謂靑聖後聖其揆一者此也然此矩須從學問得來所以聖人十五志於學大學先格物致知孟子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祇是要湊合到此矩上讀書格物講習討論是闡明此矩字主敬存誠省察克治是踐履此矩字學到知性知天則有見於此矣若謂即心即矩便大誤

焦廣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心與天一也心之存即

天之存矩之體所以立欲之動卽天之動矩之用所以行不言體而言用者用可見而體不可見也

又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庶節所謂無心過是也聖人終不自謂已聖其所以自知者如是而已

陸稼書曰不惑是於事物幾微處皆信得眞如漆雕開云吾斯之未能信正是未到不惑地位耳順有二間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此是聲之善者一入便通誠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此是聲之惡者一入便通祇是天理耳從心所欲不踰矩卽無意必固我境界常人隨心所發皆意必固我聖人隨心皆天理亦祇是一耳目

楊賓實曰不惑知天命耳順精義入神以至於窮神

知化之事自十五以後從事於多聞多見學識問思發憤而至於忘食心得則樂以忘憂如是以迄於老而不自知三句歷述其知之所至知日精而造於極則行自隨之以進而造於極矣凡所謂致用利用崇德廣業已悉在其中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義理渾忘於無述順帝則而不知與天為一矣

王船山曰志於學者博文約禮之謂也聖人於此不容與學者有異故其教人亦以此二者而曰可以弗畔弗畔則幾於立矣博合於約而文皆其心得約合於博而禮顯於文章行既定而知益審矣東陽所謂知行竝進者則亦以此二位而言爾若過此以往固

不可分知與行且不可云知行並進聖人之爲功者固非人所易知矣蓋云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謂也乃聖人既立之後其知非待於致也豁然貫通之餘全體明而大用行也其行非待於力也其所立者條理不爽而循循之則因乎事物之至也故既立之後誠則明矣明誠合一則其知爲者即行矣行爲者咸知矣顏子之欲從末由者在此而豈可以知行並進言哉乃至於此其所行者大端亦不離於三十而立之所行知至而幾知終而存義其行也有精微而無改從是以惟就明言之而不復就誠言之然不戢則純乎理而無間知天命則理無不窮而性無不盡耳順則聞言無違逆而於土皆安從欲不踰矩則於我皆

眞而知化不貳故不惑自順皆順乎彼之辭而知命從欲皆違乎此之意要以所行者聽乎知而其知也愈廣大愈精微則行之合轍者愈高明愈博厚矣故以迹言之則至於不惑以上而知之事爲多以實求之則立者誠之復而不惑以上誠之通也復已極乎知行之至而通惟窮神知化以爲德之盛非待有所加於行以至乎答之所不能至者若夫從心不踰矩固未嘗不於德業有可徵者要亦自順以還明誠合而無間明者一誠更不可云誠中所生之明矣要以志學與立聖學固有事於心而皆著於事不惑以後雖不離事以爲道而凝德惟心斯可名爲聖德之進而不可名爲學矣在學則知行分在德則誠明合朱

子曰聖人自有聖人之事不可以初學之級求之明矣

用詰謹案知行之分語類鈔錄亦有此說王氏以誠明言之益見聖人進德實際

家戇忠先生曰夫子天縱之聖謂非生知安行不可乃即其所自言則五十以前尚似勉然之事此惟張子所謂化而知裁者體認最精蓋聖人固不必由勉及安而亦祇純任自然一生毫釐進步之理如天地之化一元運行而春秋氣候亦有自然節次故曰裁夫子言十五志學志學即志於道也此時便已心與道融是全體不息地位已是生安聖人以後若立若不惑以至知命耳順不踰矩皆於道心無息中自覺

有進處朱子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是也
彭魯岡曰孔子到七十純乎天道時有不盡之學何
也曰此正天道時行物生有何止極使孔子壽百千
秊豈要一事特天體常定萬古如一日耳
顧涇陽憲成曰此章要看一學字一矩字葢謂之學
即聖人亦不敢一豪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雖
聖人亦不敢一豪違其主張知有學而已矣
高景逸攀龍曰人生祗有理欲二途自有知識起心
動念俱是人欲聖人之學全用逆法祗從矩不從心
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
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
順矣七十而心順矣聖凡之判祗在順逆二字凡人

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天理者人所固有原是順者人欲者人所本無原是逆者此一點機括祇在學與不學學而知其固有故順還其順逆還其逆不學而不知其固有故順者反逆逆者反順

家戇患先生曰命一而已而有理又有氣數何也中庸注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蓋天之生物即賦以理而理不能生物必藉乎氣以爲生氣者陰陽五行之謂也陰陽五行之變本自不一故人之得以生者亦不能齊聖賢之言命也理一而所舉以爲言者不同以天道之流

行而賦於物者言則命卽理也以貴賤貧富壽夭禍
福之不齊者言則氣數之命也惟其爲理也故曰天
命之謂性曰五十而知天命皆天道之流行而賦於
物者也惟其不能不藉乎氣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曰居易以俟命皆兼乎氣而言之者也凡貧富
貴賤禍福壽夭聽命於氣而理有不能操其權者當
其未然雖聖賢不能必雖帝王不能主及其當然則
亦莫之能違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曰莫之爲
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然究而言之盡性
卽以合天亦卽以立命而違命卽以逆天必至於失
其性而卒亦無所倖得於命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子語類銖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一道理不可違越

陳安卿曰須就究以禮事親之正意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爲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爲以禮事其親其中節文纖悉委曲皆不可不講也

王船山曰違字有兩義有知其然而故相違背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是也有相去而未逮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乃此兩義要亦相通如生事死葬而祭不以禮者謂之違其於品物器飾鋪排輝煌便謂之禮謂之孝祇此一念早是苟且而事之喪葬之哀祭之

敬爲人子所自致者以有所藉以自解而其不盡者多矣聖人知其故相背者之非能有過而惟不逮故大端敎之以禮無違者求之心禮者求之於事此亦內外交相省察之意蓋自孝子而言則所當致於親者無違中之條理品節精義入神晨乾夕惕以赴之盡心竭力以幾之歿身而固不逮豈有餘力以溢出於非禮之奢僭是以無違而中禮也自求爲孝子者而言雖盡心竭力以求無違而未知所見爲無違者果能無違否也故授之禮以爲之則質準其文文生於質畫然昭著而知自庶人以逹於天子皆有隨分得爲之事可以不背於禮而無所不逮於事親之心是以禮而得無違也因無違而自中禮者聖人之孝

由內達外誠而明者也必以禮而得無違者以外治內明而誠者則無違其綱而禮其目也懿子無請事之心故夫子於樊遲發之如懿子者豈能不立禮爲標準而得無違者哉孝爲百行之原孝道盡則人事咸順故曰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亦曰資以事君而敬同使懿子於孝而無不逮則僭不期去而自去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若其所問者孝也乃僭孝以爲立言之端而責其僭是孝爲末而不僭爲本既已拂乎天理之序且人幸有返本親始之一念以請教乃摘其惡於宅以窮之而又爲隱語以誹之是豈聖人之言哉

用詰謹案王氏之說蓋謂聖人告樊遲以生

事葬祭之盡禮正示懿子以求無違之實際不用集注譏三家僭禮之說攷語類廣錄云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闊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或問云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故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務為險語以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遁焉旨朱子之善體聖言如此船山之議集注蓋未審旨

蕢薇香曰左傳桓公二年云昭德塞違滅德立威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六年傳云有嘉德而無違心襄公二十六年傳云正其違而治其煩昭公二十六年傳

云君無違德君令而不違哀公十四年傳云且其違
者不過數人古人凡背禮者謂之違懿子未必失指
重述於樊遲之御者方値問孝之後也樊遲問何謂
請詳事實也經中言何謂也皆同無違爲綱事葬祭
爲目詳言其目荅以事實之大者也
用語謹案集注云無違謂不背於理語類又
以違禮言之禮者理之節文其義一耳王船
山說不違理闡發精微此解違爲背禮引據
明塙且無違如此解之中間恐其失指一層
亦不必添設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陳宦宇櫟曰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

所以守其身者包涵甚闊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

王方麓曰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荅者父母憂子之心知父母憂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爲心最當滚體

王船山曰但於此而念之父母之憂我也如此而我卽何以酬之乎父母之憂我也如此而我將何以慰之乎有疾而念此無疾而亦不容不念此父母存而念此父母亾而安忍不念此以此思事親以此思守身戰戰慄慄無忝於夙夜而敢侈言孝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朱子延平荅問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

朱子語類道夫錄敬非嚴恭儼恪之謂祗小心畏謹便是敬

又南升錄須體察能養與服勞如何不足為孝敬時是如何祗說得不濟事

輔漢卿曰但以能養為孝則亦易流於不敬私愛或勝而正理失禮法不足而瀆嫚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記曰仁人事親如事天則事親豈可徒愛而不知

敬乎

王船山曰夫養者愛道也心苟愛之則必養之呴呴之仁沾沾之惠試取此養之時之心而思之與凡所愛而養者有以異乎所以專致其不二之忱於親者惟敬而已矣生我之大德我生之正理不敢不生其恪恭震動之心而以致謹於備物盡儀之數見天覆地載之下惟此一事有生迨亦之日惟此一心其愛也不敢不愛也其養也不敢不養也不可以己情之偶至而修偶篤而加厚者也故孩提之情可用也而不可恃也惟愛之所發因乎人情而非順乎天理也直情徑行且夷其親於犬馬而尚敢言孝乎

姚惜抱鼐曰周禮孝德以知逆惡蓋至孝之人視其

於父母少有未盡之處卽是逆惡故孔子以能養不敬者比至犬馬此卽逆惡也近世說者以集注爲非謂不應喻及犬馬不知此卽以不敬之養爲尙可苟安非所謂孝德以知逆惡者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朱子語類寓錄人子胷中纔有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爲愛親之色爲難

又道夫錄問夫子荅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眞愛也敬而不愛非眞敬也

黃勉齋曰事親之道非貿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爲難者色非可以彊爲也非眞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豪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顏面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
何北山曰服勞饌食養口體者也柔順顏色養志者也不曰養志而曰色難者葢愉色婉容皆誠實之發見於外者必其愛之積於中者深然後見於容色者始無一豪之不順苟所以愛其親者有纖悉之未至則形於外者诐無愉婉之色能盡此者其於養志固有餘裕矣聖人所謂色難者惟體之而後知也
王宇泰肎堂曰人子念念在親無刻放下眞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後蓄而通滿而溢以形乎四體

布乎動靜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者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親也嚴恪且不可況菲戾乎

張楊園曰人子愛親之心至卽服勞奉養之常容色自與常人不同葢有不知其然而然非可勉而至者故曰難非服勞奉養之外別有色也

黃勉齋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非人之所彊為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而瞽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四章問孝一不辱其親二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

深體之事親之大義盡矣述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

王船山曰聖人之教人徹乎上下而無異理雖或因所偏而進退之未嘗不協於一也至於爲人子者而問孝孝之道因心盡力豈有一理一事之可言哉歸於一心而已乃同此一心而人之不能盡者各有其所以不能盡之故且其人既知有孝而問矣則固有人子之心也特反求之心而覺其有所未安大約在有所恃而有所忽人各有所恃各有所忽則奪其所恃而警其所忽以求安於其心者爲教不容不分別言之要之無事可指無道可言惟心可盡而凡有媿於爲人子者皆於此而知所警也故懿子武伯子游

子夏之問其教之也有異辭學者合觀之而自悟

目

尹元孚曰孔門教人莫重於仁孝其荅問仁問孝各有不同皆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藥各中病非如後世之教自立宗旨以待來學所謂不問病證而施藥者藥雖亘亟益而又害之者多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朱子文集荅程允夫 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朱子語類明作錄 亦足以發是聽夫子之言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眞

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注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
其眞見得眞便去做
又錄一之問心融是功深力到處見道理熟故言入於
心隨即融化發見於日用之間從容和順所以能發
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曰固是功
夫至到亦是天資高顏子鄰於生知者也
胡雲峰曰顏子之資鄰於生知故無疑難荅問而自
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
居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
者夫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則不發發便
不惰孟子曰時雨化之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
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

人之蘊教萬世無竆者顏子也且不徙發之於人所其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己所獨知之地顏子蓋眞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爲慎獨之學者也

陸稼書曰抑揚其辭以見顏子之能明道是聞一知十眞面目所謂語之不惰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皆在其中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朱子語類明作錄安是平日存主習熟處其本心要如此雖所由偶不如此終是勉彊必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

又南升錄問所以是大綱目爲善爲惡若爲善之人又

須觀其意之所從來以爲己事所當爲無所爲而爲之乃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中心樂爲善自無猒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僞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爲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

陸稼書曰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字又或爲論心不論迹之說撥之踐履之外其不爲人所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臯陶所謂載采采是也

汪雙池曰所由未善如爲善以徼福此徼福之心已出於私爲學以爲人此爲人之意已由於僞也

熊勿軒禾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孫夏峰曰一事貝以由安備觀一時貝觀察備觀非人有三等觀人者亦有三次也由與安皆在行事上窺破非索之無形無聲之域也

陸稼書曰人焉廋哉二句非誇張其效言人雖善匿至此無處躱避猶之權度設而人不可欺以輕重長短然則謂情僞之難測而世路之險巇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學者此知責天而不知責己者也又須知此是論人如此若待人之

道則不然一善可取不忍棄也豈以其所由所安之未善而盡舉而廢之也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朱子語類（廣錄）溫故祇是時習

又（一之錄）問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於己者溫故而不知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溫故而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爲師乎曰然問不離溫故之中而知新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

又（僩錄）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

朱子論語或問曾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

經義與今乖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

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爲的而深求之則足以

見夫義理之乖窮而亦將不暇於爲師矣

許白雲曰古注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左傳曰

盟可尋也亦可寒也注云尋溫也鄭注中庸曰溫讀

如燖溫之溫則尋是溫溫尋舊爲食也溫字但當正訓

尋字今集注曰尋繹也是兼取古注下句說

顧涇陽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

溫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字乃是一團生氣千

紅萬紫都向此中醞釀而出所謂新也

用誥謹案朱子語類南升錄亦有溫字對冷

字之說

許白雲曰故學矣不溫則將失之而非我有能溫則守之固而在我矣雖溫而不知新則從誦數其說而無融會貫通之妙亦將一索而盡每有新得則義理源源而來應人無窮矣記問之學是誦讀記憶及問於師友而得之者不知溫故則無所玩索故無得於心而所知有不在我者矣不能知新則無所充擴而所知有限應亦有窮矣

張楊園曰天地間祇一道理要無新故功夫祇在溫故溫故則能自得自得則日新自我觀之則古人爲先覺自後人觀之則我又爲先覺故可以爲師

汪雙池曰此章須玩朱子云此爲溫故而不知新者發耳又非教人祇於故中求新不必向故外要求記

問也天下事理無窮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正自記問始但須事事會心不可徒恃記問若說祇須溫故知新不須故外求新則又徑約而狹矣

用誥謹案此說為徑尙簡約者示戒非此章本意

子曰君子不器

朱子語類南升錄問君子所以不器者是格物致知看得道理周徧精切及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才一藝而已曰是如此

又壯祖錄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

謂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問如何勉彊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賢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自不然何足以言君子許白雲曰體無不具謂明盡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具用無不周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而無纖豪之差失用之周如爲趙魏老滕薛大夫無不可大之則乘田委吏以至立道綏動所存皆神體之具也用之不周如黃霸長於治民爲相則功名損於治郡時龐統長於治中別駕而不能爲邑令全體不具也

李厚菴曰器者以一能成名之謂如子路之治賦冉有之爲宰公西華之治賓客以至子貢之瑚璉皆是也君子之學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

後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功勳德業狂蕩此之謂不器若以那所不知那所不能爲不器是猶未離乎器者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朱子語類（南升）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道理不祗做言語說過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己所得之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須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然

許白雲曰聖人以言行對舉敎人多矣大率皆欲敏行愼言也此章因子貢問君子是合言之言君子所言皆平日所行者欲成君子則須是務於行既行得

徹然後言之是言卽所行事也

焦廣期曰君子垂一訓立一教必先實體諸身未有行不逮而空言之者故曰先行其言乃從有言後追論之辭先行之時則祇仁義道德之實身有所謂其言哉君子有躬行而不必言者未有不能行而先言之者箴子貢之意如此

汪雙池曰子貢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及博施濟衆等語俱未嘗體踐而先言之故夫子藥之曰先行其言𠤏非欲子貢爲一躬行君子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朱子文集答程允夫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

朱子語類錄南升 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便生計較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君子與人相親亦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公

又錄安卿 周是徧人前背後皆如此心皆一般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是周徧忠信爲周如此一人合當如何待彼一人又合如何待己祇看理恁輕重厚薄便是周徧

用誥謹案忠信爲周古解如是語類一之錄云問范氏說忠信爲周恐未說到此曰忠信所以周也若面前背後不誠實則不周矣或問亦云忠信非以訓周也忠信則無彼此於

人周之道也又桒周徧也見詩崧高周邦咸

喜鄭箋左氏隱十一年傳周麾而呼杜注

又卓錄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小人之於

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君子之於

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

又恪錄問注云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當

在思慮方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於此審決之否曰

致察於思慮固是事上亦須照管

胡雲峰曰君子小人公私之分晝夜相反而聖人歷

舉周比和同驕泰之相似者言之葢相反者其情易

知相似者其幾末易察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

李二曲曰君子視萬物猶一體故愛無不溥無所爲

而爲也小人非甚所愛而所愛惟徇一己之私有所爲而爲也有爲甚爲公私異同始於一心之微關乎世道之大吾人可不研幾而致審也

王己山步青曰萬物得所周也厚薄分明恩威互用亦周也黨同伐異比也交滿天下人人自謂親己亦比也總在源頭上辨取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子語類明代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做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祇下頭做不思此事道理則昧而甚得若祇空思索不傷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不安穩須事與思互相發明

朱子文集答吳伯豐學是放效見成之事故誦讀咨問躬

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

輔漢卿曰從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不協外雖勉强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從思而不習其事則理事爲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卽安故危而不安

李谷平中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於此可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萬古聖人之正學昭灼平實無有餘說

陸桴亭曰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故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　異端非天生如此天下祇此一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楊墨佛老此異端之大者

程勿齋若庸曰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叛乎正道是曰異端

劉念臺宗周曰夫子所云異端卽近在吾心從人欲起念者是凡從生死起念是佛從成毀起念是老從名實起念是申韓從毀譽起念是鄉愿從人我起念是楊墨從適莫起念是子莫四下分消粹然立中正之極便是聖人體段

汪雙池曰害字兼害己害人孟子生心害事等語俱

從此害字生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朱子語類廣錄若不說來其知一層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

朱子文集答方賓王問學者之於義理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己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眞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可馴致也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盡無窮

也曰此說甚善

黃勉齋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是非非見得分明便是智之發見而人之所以爲知也今有人爲所知之事則以爲知所不知之事則以爲不知乃是非之心自然發見如此智孰大焉心之虛明是非昭著故夫子以爲是知也

陳定宇曰彊不知以爲知非惟人不我告己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不知者以爲不知則人必告我己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用詁謹案黃勉齋解是知集注推一層意陳氏說集注後一層意

許白雲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

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

孫夏峰曰子路失之麤偶有所見直以爲眞非彊不知以爲知也衹知處不肎精勘到底所以反被知誤夫子要其沈潛體會於知不知一一曉然兩爲字正是心上參觀悟中細剖其悟疑中盡析其疑正貼當句知之兩字說

用誥謹案此言求知之道即在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當下判設不分兩層

夏用九曰子夏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蓋學者須要自知之明否則無可向上處隨其所造已當下驗得是如何做公便有進而無已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令其眞實認得己之分上分明

黄薇香曰仲氏之賢猶以不知爲知者祇是自信之過惟用心於格致之學者始悪自信之蔽悪自信之蔽者益精於格致之學端木氏自言聞一知二所以見許也注中二義兼備爲是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朱子語類時舉錄多聞多見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

又銖錄是教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爲欲

干祿而然也若眞能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邪

朱子延平答問問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以多聞多見闕疑殆而謹言行其餘蓋不博甚以致約故聞見以多爲賢然不闕其所未信未安則言行之閒意不誠矣故以闕之爲善疑殆既闕而於言行有不謹焉則非所謂甚敢慢者故以謹之爲至有節於內若此尤悔何自而入乎然此皆庸言庸行之所必然非期以干祿也而祿固已在其中矣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與夫子之意一也伊川先生亦曰子張以仕爲急故夫子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恐亦是此意先生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

蓋胷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已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愼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故孟子有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矣

朱子論語或問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爲言與行之資也自欺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爲絕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眞使以是求祿耶曰

程子言之詳矣葢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爲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也豈眞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爲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葢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辭藝取人而不攷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苟恒概以必得行藝

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愚者則固皆以爲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媿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

李恕谷（塨）曰多聞則言有物聞而疑者闕之則無妄言其餘不疑者又愼言之則無放言人責少矣多見則行有準見而殆者闕之則無誤行其餘不殆者又愼行之則無肆行己悔鮮矣

朱柏廬（用純）曰言而闕疑立誠之道也讀書亦然

孫夏峰曰蓋多尤多悔之身原無所挾持以爲受亯之地即自謂薄祿而不爲祇欺人語耳果眞實爲己之學奚暇問祿之在與不在

陸稼書曰學而至於寡尤寡悔則在我已有得祿之

理幸而遭時顯達祿固在其中也即不幸而終身不遇祿亦在其中也遇不遇聽之天與人而已何以干爲哉此非以祿歆動顓孫正見干之不可耳

王船山曰在中者猶言在裏許相爲包涵之辭有以大包小言者則此與直在其中一例寡尤寡悔自君子大亨至正修己治人之道於以得祿亦其中功效之一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自君子盡倫率性貞常利變之道而於以言直亦其中所矯拂之一德此以大包小而小在大中也有以顯含藏者則仁在其中是也學志問思功之顯仁德之藏也顯以顯仁而藏固藏於用則道問學而即以尊德性致知而即以存心即其博者而約不離博即其著者而微不離著

故曰仁在其中此以顯含藏者也以顯含藏而曰在其中則見其中已淡而更無內之可入以大包小而曰在其中則見其中已備而更無外之可求證父攘羊索直於人心天理之外者也干祿之學求祿於博文約禮之外者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問哀公是要人畏服聖人告以進賢退不肖乃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又極本原而言人君無知人之明則

枉直交錯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

何北山曰居敬則無私心而枉直無所蔽窮理則有眞見而枉直不難知此合內外之道又辨枉直之要法也

黃薇香曰舉錯得而人心服者注言好善惡惡不拂人之性一義也其識明其事公其舉直而善政行錯枉而秕政除皆民之所以服也

王方麓曰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衰病之人鍼藥所不及炳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顧涇陽曰謂之直必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
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略無依違此等人下之公
論極向之上之人最易惡之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
必是可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
是曲意求容略無執持此等人下之公論極鄙薄之
上之人最易愛之所以錯之爲難故君子中清苦朴
實忠厚謹飭者縱居昏亂之世不至盡見廢棄惟危
言危行敢於犯顏者縱清明之世亦往往取忤矣小
人中貪污虛浮苛刻恣肆者縱居昏亂之世不至盡
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於阿旨者縱清明之時亦往
往被曜矣聖人下此二字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
纖豪含糊不得虞將時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豪矯

强不得處

用詁謹案焦廣期云賢人君子存心制行皆順天理故謂之直非專指骨鯁一流言也逕陽此論葢目擊時事而言之可爲用人龜鑑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金仁山曰康子之問爲欲使民如此而夫子之荅皆欲其於己求之盡其在己則民自化若爲欲使民如此而爲之則爲之必不實亦不足以有感矣故集注取張敬夫之說以明之

胡雲峰曰觀此章何爲則民服之問可見哀公之弱此章使之一事可見季氏之强夫子荅之葢謂舉錯

之權在上而又不失其宜如此何患乎弱人心天理有以觸之自然而應何假使而後然哉如此則何假乎彊

陸稼書曰康子之問留中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意思夫子之答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規模臨之以莊三句即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朱子語類錄一之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固不止使之皆孝友自然孝友爲之本也

又銖錄問惟孝友于兄弟可以施於有政曰此全在善

推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祇爲不能善推其所爲耳汪雙池曰友由孝而推愛父母自愛父母所生而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則如推其孝以及諸父諸母無所不用其愛敬推其友以及諸子諸姪無所不用其慈惠而一家蒙其休推己之孝而使家之凡爲子者皆得遂其孝推己之友而使家之凡爲弟者皆得遂其友而一家得其分所謂是亦爲政也治國之道豈外是哉

芮蕎子曰昭公失國居於外者八年卒於乾侯越明年六月始得歸葬季孫意如廢公衍公爲而立公子宋是爲定公公德意如之立己而不討遂君之辠方且葬昭公於墓道之南而又立煬宮以自神其事意

如爲之定公聽之魯之人未有非之者也且定公之於昭公其分則君臣其親則兄弟也公於意如則君父之仇又兄弟之仇也有君不事周有常刑今也貪得國而忘大倫賞私勞而廢公義何以爲政且冉此叔孫不敢從政之請子家子猶能逃之況孔子乎因或人之問而引君陳以告之曰書云孝乎又曰友于兄弟蓋亦微示諷切之意以曉魯人非泛然而已也曰然則夫子爲中都宰爲大司寇終事定公何也曰斯時也定公卽位將十秊矣意如之死又五秊矣陽貨出奔季斯悔禍於此之時不出而圖吾君是終於懟定公而終甚與人爲善之心也故曰可以止而止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王船山曰此或夫子以定公之故而為言然古帝王所以治天下之本實不出於此理而曰孝曰友曰施曰有政則雖不仕而自與隱逸之士廢大倫以潔其身務耕耘以廢人事者相為懸絕此聖人之言所以無往而不有至理之咸具也其後溝昭公之冢而合諸墓祀先公而登昭公於廟孔子仕焉則亦以孝友治魯而已豈與不仕之初心有同異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朱子語類廣錄人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

顧麟士夢麟曰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信若悪眞心實意面目雖存精神已斷不必論到行之隔礙處方見不可就當下悪此實心便如車之悪輗軏已失其所以行之之具矣

張孝先曰信者以實心存之而悪一毫之虛浮也以實事行之而悪一毫之詐僞也兼始終如一內外如一說

盧抱經文弨曰包咸注云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非也戴東原云軏所以持衡者軏亦作軏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儲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軏車轅耑持衡者輗大車轅耑

持衡者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鞙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爲喩輈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鬲卽橫木橫木卽軏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近儀徵阮氏佗車制圖解亦如戴說而引伸之云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注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鄭說本不誤又案揚雄太元經閑次三曰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此卽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此皆輗軏爲衡鬲鍵之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朱子語類銖錄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

又時舉錄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扶持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祇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祇知其相因

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夏夏後必當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不改也

又僩錄忠質文忠是樸實白直做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釆文則就制度事事加文釆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王船山曰子張以聖人垂教以為天下之經將俟之百世而非但為一時補偏救弊之術則必知後世人道之變遷與王者所以定之之略故問於夫子以為從茲以後易姓革命而有天下至於十世其所以宰制萬方而成乎風俗者當必有可知也

又曰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統謂之禮故六官謂之周禮三綱五常是禮之本原忠質文之異尚卽此三綱五常見諸行事者品節之詳略有所損所益卽損益此禮也

又曰有萬世不可易之常道爲上明之下行之則治不然則亂亂極則有開一代之治者出爲必復舊王之所修明者而以反人心於大正而可承大統而爲一世其道必因其所因之道曰禮三綱之相統也五常之相安也人之所以爲人也所必因也有所以善其因而爲一代之典章爲舊人揶制本極乎要敝流及後世上不能救之於早下日益趨於弊矣因之而成乎極亂極亂而人心相習於是矣若復因舊人之法

治之則不可挽而歸於中於是而治定功成之主出焉必矯前代之偏以自立風尙而爲一世裁前代之所已有餘者而節交之曰損補前代之所不及防者而加密焉曰益有忠質文之遞興也五德三統之相禪也君子之所以異於野人諸侯之所以奉若天子也所損益也自其因者而知之則同此一天下必乘不因之理其不能因者亂世也閏位也不可以世紀者也以理信之而不可惑自其損益者而知之則撥亂反治之天下必乘不損不益之理其損非所損益非所益者亂世也閏位也不可以世言者也若其易姓革命開興王之治而垂之數百季者則乘不可知者矣

用諸謹案朱子謂秦之繼周雖損益之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船山則謂亂世閏位不可以世言與朱子小異想子張之所欲知亦以撥亂反治垂統立教者言耳

顧亭林曰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為七國七國之并為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王已山曰胡氏之論直原本天敘天秩而言葢天不變道亦不變所因天也所損益人也𧩙秦𠔥道畢竟是始皇爲君李斯爲臣始皇爲父胡亥爲子何者天不變也若其棄禮義尚刑威損者過損益者過益天下大敗則人事之失也是故聖人奉天道以修人事所損所益因時制宜總皆扶植綱常而不以己與及其敝也卽不必明聖之君而所以補偏救敝者亦未嘗不爲三綱五常計其閒積重積輕之勢如此則與如彼則亾皆可先事而逆睹惟其所因之可知故所損所益𠔥不可知也或者以爲三代而下井田廢封建裂爲古今一大變局聖人所謂百世可知亦第可以律乎其常不可以通乎其變是豈知井田封建特

損益中之大者而於所因之禮初未嘗有所變革哉
故惟達於天人之故者可與論世可與持世此胡氏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所以卓爲至論也
趙鐵峰曰真西山云三綱五常之名始見於白虎通
漢平帝時王莽殺其子及漢忠臣北海罷萌曰三綱
絕矣此又在白虎通前白虎通義云三綱謂君爲臣
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又有曰六紀謂諸父昆弟族
人諸舅師長朋友大若綱小若紀然非漢儒之言乃
古之遺言也禮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
不勝其文未嘗有忠質文之別獨漢董仲舒曰夏尚
忠商尚質周尚文司馬遷高祖紀亦曰夏之政忠忠
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

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忠
三王之道若循環韓退之襲其說作本政論曰周之
政文既敝也後世不知其承其有作者黜文貌而尚
忠質則道之行其庶乎忠質文之說其所由來也以
此
又曰集注言子丑寅爲三統者此本檀弓孔氏疏也
檀弓云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鄭注建子之月物萌
色赤建丑之月物芽色白建寅之月物生色黑疏尚
黑尚白尚赤此之謂三統建子爲正月者天之陽氣
始生爲物所得陽氣微動故爲天統丑爲正者物已
吐芽唯在地中含養故爲地統寅爲正者以其物出
地當須人功故爲人統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

於寅此邵子經世書之說也
劉楚楨寶楠曰董仲舒對策觧此文以所因爲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所云道即三綱五常之道禮大傳謂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皇疏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又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也三統之義如此案禮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

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變革卽損益非祗一事此注但言三統者以服色等皆隨三統而改舉三統則餘可知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朱子語類僩錄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

又恪錄問見義不爲無勇也曰若見得合做之事須勇決行之若論本原則是知未至知至則當做之事自然做去

雷介菴曰魯侯之祭鍾巫晉侯之祀夏郊鄭之請祀

周公衛之命祀后相皆非其鬼通謂之淫祀無福
黃勉齋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爲事非其類而對言之
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
而不爲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
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敢直前之志也
王船山曰君子以正直交於神明無所求於鬼者乃
可以質鬼神而無媿以死生守其節義不畏其難爲
者乃可以有所不爲而保其貞無宅惟全其剛直之
氣而已矣不然吾未見其可以邀福而免禍也
夏用九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此勇要已之平素養得

論語爲政第二　畢